



# 突厥语借词“库露真”考\*

付建荣

**[提要]** 本文讨论了唐代文献中“库露真”的词义和词源。作者认为“库露真”借自古代突厥语，其汉语构拟形式\*k'olotsiæn和突厥语构拟形式\*qordʒæn（裕褫）的语音是对应的，词义也吻合。

**[关键词]** 库露真 库路真 qordʒæn 突厥语 借词 裕褫

《全唐诗》卷608载有晚唐襄阳诗人皮日休的一首讽喻诗《消虚器》：

襄阳作髹器，中有库露真。持以遗北虏，给云生有神。每岁走其使，所费如云屯。吾闻古圣王，修德来远人。未闻作巧诈，用欺禽兽君。（第18册，7021页）<sup>①</sup>

“髹器”，漆器也。唐朝赠送“北虏”君的精美漆器“库露真”由襄州所贡，这在唐代的政书和史地书中都有记载：

（1）唐李林甫《唐六典》卷三：“襄州漆隐起库路真，……乌漆，碎石文漆器”。（68页）

（2）唐杜佑《通典》卷六“襄阳郡”条：“贡五盛碎石文库路真两具、十盛花文库路真两具。”（121页）

（3）唐李吉甫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二十一“襄州”：“开元贡：火麻布，库路真。”（528页）

“路”“露”同音，“库路真”即“库露真”。然“库露真”究竟为何物，千百年来一直困扰着学界。洪迈是南宋著名的学者，他所处的朝代与唐代仅隔二三百年的时间，对于“库露真”却已经说不清楚了，《容斋随笔·四笔》卷八“库路真”条：

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：“襄州，土贡漆器库路真二品：十乘花文，五乘（碎石文）”。<sup>②</sup>库路真者，漆器名也，然其义不可晓。……疑是周隋间西边方言也。记《白乐天集》曾有一说，而未之见。<sup>③</sup>（720页）

\* 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唐宋禅籍俗成语研究”（13XYY012）的资助，文章初稿曾得到张振兴、邢向东、汪维辉、李兵、赵明鸣等先生的指正，金双龙博士、雷凡博士曾惠示突厥语和波斯语资料，谨致谢忱！文中谬误，概由本人负责。

<sup>①</sup> 本文引用文献的页码随文标出。

<sup>②</sup> “碎石文”三字脱，据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补，第4册，1030页。

<sup>③</sup> 查传世本白居易《白氏长庆集》，未见有“库露真”的记述。



洪迈同时代人邢凯曾亲自去襄阳调查“库露真”，《坦斋通编》云：“予尝至襄阳，问唐时所贡‘库路真’，及倅庐陵，问所贡‘陟厘’，土人皆不能晓。”（744页）此后学者们对“库露真”多有猜测。明代著名学者杨慎在《俗言》卷一“库露”条举及皮诗，云：“玲珑空虚，故曰库露，今谚呼书格曰库露格是也。”（3页）杨慎的解释显然是有问题的，因为他把“真”字丢得无影无踪了。明陈继儒《偃曝谈余》云：“库露真是北酒名，尚未的也。”（518页）今人唐刚卯（2000:185）称“关于‘库露真’之名的本意，殊不解其义。”陈晶（2003:75）认为“‘库露真’是一种专门为馈赠北方之君制作的、有华丽漆雕装饰的胄甲与马鞞。”陈文指出襄贡漆器“库露真”为皮胎漆器，采用襄阳先进的漆雕工艺装饰而成，笔者十分赞同。然“胄甲与马鞞”的结论，陈文并未提出确凿证据。潘天波、胡玉康（2013:113）列出八家解释“库露真”的说法，一一予以反驳，并推测“或为供给北方少数民族使用的木胎锥毗饮食酒具。”亦缺乏证据。此外，唐文、陈文都指出“库露真”是借自北方少数民族语言里的外来词，至于借自何词，惜未作进一步考究。

## 二

襄贡漆器“库露真”为赠送“北虏”君而作，皮诗中提到的“北虏”，应当是解决问题的关键，“库露真”很有可能就是用彼族语言命名的。在中晚唐时期，西北地区有吐蕃和回鹘两个少数民族政权。当时中原地区对这两个民族的称呼是有分别的，姚律（2011:68-71）曾有考查：

对吐蕃的称呼，既有同其他周边民族一起称为‘蕃’者，又有以吐蕃位于青藏高原的地理方位称作‘西蕃’。……也有称作‘西戎’、‘西夷’的。……尽管对吐蕃有这样几种不同的别称，但皆冠有一个‘西’字，以表明地理方位。

对回鹘的称呼，除同其他周边民族一样，统称之‘蕃’外，便是回鹘地处漠北而称‘北蕃’或‘北虏’、‘北狄’。

《新唐书·回鹘传》载李泌谏德宗语，“且北虏君长身赴难，陛下在藩，春秋未壮，而轻度河入其营，所谓冒豺虎之场也。”又“北虏恃我威，则西戎怨愈深，内不得宁。”这里“北虏”均指“回鹘”，“西戎”指“吐蕃”。从唐人对这两个民族所冠方位的习惯称呼来看，皮诗中的“北虏”是指回鹘。唐大中十年（856）二月颁发的《议立回鹘可汗诏》就曾提到赐回鹘“犀毗”之事：

回鹘久为与国，尝建大勋，累申式配之仪，兼展称蕃之礼。……犀毗之赐甚宠，殊庸盛典。焕烈缣缃，是为亲领。（《唐大诏令集》692页）

“犀毗”就是“犀皮”（参《汉语大词典》“犀毗”条，第6册，284页），唐人可用来自呼漆器。唐赵璘《因话录》：“髹器称犀皮者，世人误以为犀角之犀，非也。乃西方马鞞自黑而丹，自丹而黄，时变改易，五色相迭，马镫磨擦有凹处粲然成文，遂以髹器仿之。”可见唐朝确有赠赐回鹘漆器之事。那么，“库露真”一词是否借自古代突厥语呢？

清乾隆年间官修的《五体清文鉴》是用满、藏、蒙古、维吾尔、汉五种文字编写的词语对应辞典，卷二五“器用类”：“，，，，搭连。”（3446页）其中，满文

“”音 akdaliyan,<sup>①</sup>藏文“”音 pybu, 蒙古文“”音 daliq, 维吾尔文“”音 χurdzun。《汉维词典》：“褡裢, hurjun。”(132页)《维吾尔族民间达斯坦〈请你瞧我一眼〉》：“Tawani elip ‘买来了无数丝绸’, Tupa qonmisun dāp ‘唯恐沾染尘土’, χurjunya selip ‘忙将它装进褡裢’, Izmisini etip ‘扎紧口袋’, Aryimaqqa atip ‘驮上马背’。”(121页)“hurjun”、“χurjun”是 χurdzun 的拉丁转写形式。χurdzun 是维吾尔语的标准语形式, 在和田土语中该词读作 χordzun。<sup>②</sup>据陈宗振等(1990:12)调查, χurdzun 的共源词在国内突厥语族的六种语言里仍然使用: 维吾尔语 χurdzun、哈萨克语 qordzən、<sup>③</sup>柯尔克孜语 qurdzun、乌兹别克语 χurdzun、塔塔尔语 qordzən、图瓦语 xordzyn, 汉语都是“褡裢”之义。其中, “qordzən”与“库露真”的现代读音很接近, 和“库露真”的古音更为接近, 详下。

从语音形式和词义看, 这些词无疑是古代突厥语的同源词。陈宗振等(1990:10)指出, 在突厥语族语言中, “有一些在语音和词义上都相同或基本相同的词, 这主要是一些历史悠久的固有词或古老的借词。”关于“χurdzun”的词源, 《维吾尔语详解词典》(484页)和《维吾尔语外来词详解词典》(217页)均指出借自波斯语, 然未言借自何词。今按, 这个“古老”的词借自中古波斯语“xordzin”(خرجين), 拉丁音标通常转写为 khorjin,<sup>④</sup>汉语亦即“褡裢”之义, 而中古波斯语又是从阿拉伯语借入的, 《阿米德词典》:“khorjin, 阿拉伯语, 双 khorj。”(844页)据伊朗语言学家德胡达(Dehkhoda, 2012:1180)研究, “khorjin”的词根源自阿拉伯语“khorj”, 其词缀是表双数的“ain”, “khorjinak”(خرجينك)是装书用的小型“khorjin”, 在11世纪的《胡斯洛游记》中已见使用。<sup>⑤</sup>“ak”为波斯语词缀, 表“小”义。“khorjin”从阿拉伯语借入后在中古波斯语中已有派生词, 说明它是一个已经本土化的古老词语, 中古波斯语形式已是“khorjin”。雷凡(2011:84)曾指出, 维吾尔语中的“χurdzun”<sup>⑥</sup>借自波斯语“khorjin”, 惜未加分析说明。按, “ain”是阿拉伯语中特有的表双数的词缀, 突厥语无此词缀, 可证这个词非突厥语固有词。学界通常认为, 突厥语从波斯语吸收借词的时间更早, 波斯语借词在早期的古突厥碑铭文献中已出现(如 bifin “猴子”, 见《阙特勤碑》), 阿拉伯语借词此时尚未见到。所以我们推测, 这个词应是突厥语通过中古波斯语借入的古老借词。

“库露真”最早见于玄宗时期官修的《唐六典》, 汉语借译时间不晚于公元739年。但在清代以前的突厥语文献中, 尚未发现有关“χurdzun”等词的记载, 在《突厥语大词典》(下

<sup>①</sup> 本文使用宽式国际音标, 有时为存文献原貌, 保留了一些其他音标形式, 必要时会做出相应的说明。

<sup>②</sup> 该词在和田土语中读作“χordzun”, 蒙西北民族大学王德怀先生见告, 谨致谢忱。该词在口语中快读时 r 会脱落掉, 阿迪力·穆罕默德(2008:439)就记作了“χodzun”。

<sup>③</sup> 哈萨克语“qordzən”的语音形式, 陈宗振等(1990:84)在同书另一处记作“qurdzən”。今按, 当以“qordzən”为是, 现代哈萨克语的实际语音是“qordzən”, 《哈萨克语简志》亦记为“qordzən”(第218页)。

<sup>④</sup> 汉语工具书也有转写为“khorjeen”的, 《波斯语汉语词典》:“خرجين(khorjeen), 鞍囊、背囊、马褡子,(装牲口料的)兜子。”(第900页)按, “ee”是“i”发长元音的音标。

<sup>⑤</sup> 德胡达(2012:1107)认为在“khorjin”中有“in”, 本来应是“ain”, 并得出波斯语“khorjin”借自阿拉伯语的结论。按, 其说可从。“ain”是阿拉伯语中特有的表双数的词缀, 如“Bahrain”, 巴林, 阿拉伯语为“两个海”之义。“khorj”在波斯语中亦见, 《波斯语汉语词典》:“خرج(khorj), 鞍袋, 马褡子, 背囊。”(第900页)因“褡裢”是由两个囊袋连在一起的口袋(见下文), 故《阿米德词典》解释“khorjin”为“双khorj”。“khorj”附加表双数的词缀“ain”即其构词理据, 只是元音“a”在“khorjin”中已脱落。从11世纪《胡斯洛游记》已出现的“khorjinak”一词来看, 该词的中古波斯语形式已是“khorjin”, 脱落时间应该很早。

<sup>⑥</sup> 雷凡(2011:84)将“χurdzun”转写为“khorjon”。按, 在维吾尔语中, 元音“o”不出现在最后面的音节上, 应转写为“χurdzun”或“χordzun”。

称《词典》)、《古代突厥语词典》、《回鹘语词典》、《十三世纪前突厥语词源词典》中均未收录,需要构拟它的古音形式。下面依据国内现代突厥语族各语言并结合中古波斯语,尝试着构拟它的古代语音形式。其语音形式对应如下:

中古波斯语	x	o	r	dʒ	i	n
哈萨克语	q	o	r	dʒ	ə	n
塔塔尔语	q	o	r	dʒ	ə	n
柯尔克孜语	q	u	r	dʒ	u	n
乌兹别克语	χ	u	r	dʒ	u	n
维吾尔语(标准语)	χ	u	r	dʒ	u	n
维吾尔语(和田土语)	χ	o	r	dʒ	u	n
图瓦语	x	o	r	dʒ	y	n

在8世纪的突厥语辅音音位系统里,只有q音位而没有χ与x音位。(耿世民 2005:60)李增祥(1992:207)也曾指出,“从古代鄂尔浑碑铭文献来看,当时尚没有舌根或小舌擦音x与χ。”<sup>①</sup>从古代突厥语借自波斯语的古老借词来看,波斯语的x音位通常要受突厥语语音系统的改造变读为q。如古代突厥语“qaftan”(长袍)借自中古波斯语“xaftan”,古代突厥语“aqur”(草、草棚)是更早的波斯语借词,其古波斯语形式为“axwur”。(阿布里克木·亚森 2009:16、18)

因此,这组辅音在8世纪的古代突厥语音形式应是\*q,上揭克普恰克语组语言都保留了它的古音。根据突厥语辅音历史演变的一般规律,\*q在葛逻禄语组中变读为χ,这是辅音\*q发生了擦音化演变的结果。(参李树辉 2005:55)这种演变现象在11世纪的《词典》(3-214)中就有记载,“qayu[qayu]哪,那个。这个词也被说成hayu[χayu]。这里q字母换成h[χ]了。乌古斯人和克普恰克人要将q变成h[χ]。他们是halač‘哈拉基’人的一个阶层。突厥人如果说qizim‘我的姑娘’,他们则说hizim。突厥人把‘你在哪里了’说成qanda ardiñ,他们则说成‘handa ardiñ。’”

这种擦音化现象在现代突厥语言中也能得到印证,如该词在柯尔克孜语的北部方言里读“qurdʒun”,而在南部方言里这个词的读音已经弱化为“χurdʒun”了。(参胡毅 2001:227)现代图瓦语的x音位与其他突厥语的χ音位相对应。比如,qan(汗)在古代突厥语碑铭文献中习见,现代国内突厥语族语言分别演变为:维吾尔语χan、哈萨克语χan、柯尔克孜语qan~χan、乌兹别克语χan、塔塔儿语χan、图瓦语xaan、撒拉语xan、裕固语xan~qan。(陈宗振等 1990:80-81)再如,东伊朗语族粟特语的“xwatyn”一词,古代突厥语借入后变读为“qatun”(可敦,可汗之妻),在公元731年的《阙特勤碑》已见,如“ögüm qatun ulayu öglärim”,(耿世民 2005:134)回鹘文和《词典》中亦见其例,在现代维吾尔语中则变读为“χotun”

<sup>①</sup> 学界通常认为“χ”、“x”不属于古代突厥语固有的辅音系统。麻赫默德·喀什噶里在《词典》(1-8)中就曾指出:“在结构上绝对没有‘h[χ]’的词,在和阗人的语言中有时会出现这个音,因为在和阗语中有印地语的影响。坎恰克语中也有‘h[χ]’音,因为坎恰克语也不是纯粹的突厥语。”这两个辅音是在9世纪以后随着外来词的大量借入而逐渐进入突厥语辅音系统的,在回鹘文《玄奘传》(约9-12世纪)中见到了用例。(参耿世民 1979)

了,词首辅音就经历了  $x \rightarrow q \rightarrow \chi$  的变化。辅音  $r$ 、 $d_3$ 、 $n$  在上揭各语言中相同,它们都保留了古音,其古代语音形式仍构拟为  $*r$ 、 $*d_3$ 、 $*n$ 。

在8世纪的突厥语元音音位系统里,存在八个基本元音:前元音  $a[\epsilon]$ 、 $\delta[\emptyset]$ 、 $i[i]$ 、 $\ddot{u}[y]$  和后元音  $a[a]$ 、 $o[o]$ 、 $i[\epsilon]$ 、 $u[u]$ 。(耿世民 2005:67)我们对突厥语元音的构拟,就要考虑到它的元音和谐律。在古代突厥语的元音和谐系统里,存在着严格的部位和谐特征。耿世民(2005:69)指出:“在所有的古代突厥语词中,如词的第一音节为前元音时,它后面所有的音节也必须为前元音,如为后元音,后面音节中也必须是后元音。”从古代突厥碑铭文献语言(7—9世纪)、回鹘文献及《词典》来看,无论是固有词,还是外来词,均未见  $o-i$  搭配形式。(赵明鸣 1997/2001:125;张铁山 2005:73)因此,中古波斯语的  $o-i$  形式在进入古代突厥语后,就会受到元音和谐律的强烈制约而对其元音进行相应改造。在古代突厥语元音音位系统中, $\epsilon$  与  $a$ 、 $\emptyset$  与  $o$ 、 $y$  与  $u$ 、 $i$  与  $\epsilon$  存在前后对立关系,而舌位的宽窄、唇状的圆展则一致。突厥语对外来词元音的改造通常是按照这种对立关系进行的,如上揭粟特语“ $xwatyn$ ”一词,古代突厥语借入后变读为“ $qatun$ ”,<sup>②</sup>后音节元音  $y$  就变读为与之对立的  $u$  了。陈宗振先生(2014:61)讨论的中古汉语地名“陕州”借入古代突厥语后变读为“ $ʃɛŋfɯ$ ”、“ $ʃɛŋfu$ ”,元音的改造也属于这种情况:

“陕”中古音韵地位为“咸开三上琰书”,“州”为“流开三平尤章”, $ʃɛŋfɯ$  与其接近。按“州”的读音,如果是  $ʃɛŋfu$  就更加接近,但受古代突厥语元音和谐律的限制,前一音节有前元音  $\epsilon$  的词后面的圆唇元音应该是  $y$  而不能是  $u$ 。这个地名被古代突厥语吸收以后按其语音规律,或读  $ʃɛŋfu$  或  $ʃɛŋfɯ$ 。

同样,受古代突厥语元音和谐律的限制,中古波斯语的  $o-i$  形式在进入突厥语后,其改造结果也有两种形式:  $*o-\epsilon$  和  $*\emptyset-i$ ,但受古代突厥语元辅音搭配规律的制约,这个词的词首辅音是  $*q$ ,只和后元音相拼,所以它的元音搭配形式只能是  $*o-\epsilon$ ,而不能是  $*\emptyset-i$ 。这从突厥语的其他借词也能得到证明,如古汉语的“道人”( $*dau zin$ )和“箠篱”( $*teau li$ )进入古代突厥语后读作“ $toyɔn$ ”(《词典》3-164)和“ $ʃovlɔ$ ”(《词典》3-431),后音节元音  $*i$  都变读为与之对立的  $\epsilon$  了。哈萨克语和塔塔尔语保留的正是该词进入突厥语后的古音形式,这是构拟为  $*o-\epsilon$  最为重要的依据。

从突厥语元音演变的规律来看,这个构拟形式也是符合演变规则的。在  $*o-\epsilon$  搭配形式中,受前面音节元音  $*o$  的制约,后面音节的元音  $*\epsilon$  会有两种变化结果:一是演变为圆唇元音  $u$ ,一是演变为展唇元音  $a$ 。这种音变现象普遍存在于突厥语族语言里,<sup>③</sup>如:

<sup>①</sup> 学界通常认为“ $d_3$ ”不属于古代突厥语固有的辅音系统,这也说明了该词是个外来词。赵明鸣(2001:159)指出:“ $j[d_3]$ ,在《突厥语词典》中仅出现一次,并且在词首。例如:  $jincü$  ‘珍珠’。这是一个典型的汉语借词。在7~9世纪的突厥语碑铭文献语言中,该辅音也是在记录外来语借词出现于词首。”按,在八世纪的早期回鹘文献中,已记录下了“ $j[d_3]$ ”出现在词中间的外来词,如借自粟特语的“ $ajun$ ”(生命)、“ $küji$ ”(香)等。(参阿布里克木·亚森等 2006:85、87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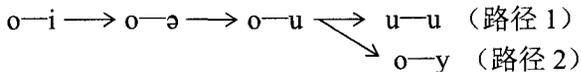
<sup>②</sup> “ $xwatyn$ ”一词,古代突厥语借入后变读为“ $qatun$ ”,减去了辅音“ $w$ ”。

<sup>③</sup> 赵明鸣(2001:147)以《词典》和现代维吾尔语作为对比平面,对来自《词典》而在维吾尔语中元音发生变化的205个词进行了统计。其中,第二音节是  $i[\epsilon]$  的词总量55例:未变量36例,变为  $a[a]$  的11例,变为  $u[u]$  的8例。因为这类词的前音节为后元音  $o[o]$ ,受元音和谐律的制约,后音节也必须是后元音,但  $o[o]$  不出现在后音节上,所以,第二音节的  $i[\epsilon]$  只能有  $a[a]$  和  $u[u]$  两种演变结果。

	《词典》	柯尔克孜语	维吾尔语	乌兹别克语	哈萨克语	塔塔尔语	图瓦语	汉义
o—ə 搭配 型	qorəq (1-239)	qoruq	qoruq	qorəq	qorəq	qorəq	——	围墙
	qoltəq (1-501)	qoltuq	qoltuq	qoltəq	qoltəq	qoltəq	kolduk	腋
	topəq (1-398)	tomuq	topuq	topuq	tobəq	tobəq	——	骸骨
	qozə (3-219)	qozu	qoza	qozə	qozə	qozə	——	羊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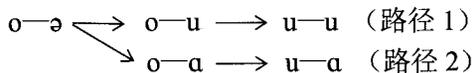
从上表<sup>①</sup>可以看出，\*o—ə 搭配模式是符合突厥语元音演变规则的。该词在柯尔克孜语、维吾尔语、乌兹别克语里，受前音节圆唇元音\*o 的影响，后音节的元音\*ə 已演变为圆唇元音 u 了，和田土语  $\chiordzun$  的 o—u 模式正保留了这种变化后的形式，反映了元音在部位和谐的基础上追求唇状和谐的典型演变特征。柯尔克孜语、维吾尔标准语、乌兹别克语的前音节元音 u 显然是从 o 演变而来的，是 o、u 交替演变的结果，反映了该词在唇状和谐的基础上追求完全和谐的演变特征。图瓦语  $xordzyn$  与维吾尔语  $\chiordzun$  的读音最为接近，应是从维吾尔语辗转借入的，后音节元音 y 是 u 受辅音 dʒ 同化演变的结果，元音和谐已不规则了。

综上，该词从中古波斯语借入以后，元音的改造及演变过程图示如下：



该词的元音演变过程，可以从“boyən”（脖子）一词的元音演变过程得到证明：boyən（《词典》3—164）、bojən（塔塔尔语）、mojən（哈萨克语）、mojun（柯尔克孜语）、bojun（维吾尔语伊宁、吐鲁番土语）、mujun（维吾尔语罗布方言）、bojan（维吾尔语喀什土语）、bujan（维吾尔语和田方言）。

显然，boyən 的元音演变过程是：



这两个词的元音演变在路径 1 上完全相同，足证\*o—ə 搭配模式是符合突厥语元音演变规则的。

综上所述，无论是共时平面的评判，还是历时演变的考察，这个词借入突厥语后的古代语音形式都应是\*qordʒən，用突厥文可标作\*qordʒin，哈萨克语和塔塔尔语都完整地保留了它的古音形式。

<sup>①</sup> 本表现代突厥语族语言的例子，均采自陈宗振等（1990:414、412、266、418）。需要说明的是，乌兹别克语 qorəq 和 qoltəq 中的 ə，陈宗振等先生原记作 i，承赵明鸣先生见告：“在 q、ɣ、g、χ 与 i 共现的情况下，文字 i 的严式标音为 ə，这在中亚突厥语中是通例，同样，乌孜别克语 qoriq 中的 i，严式标音亦为 ə，即便在现代突厥语固有词中，q 和 i 同现的词里，i 通常属于后列元音 ə，如维吾尔语的 qirq ‘四十’，严式音标应为[qərq]。”感谢赵明鸣先生的宝贵意见。



三

“库露真”最早见于玄宗时期官修的《唐六典》，作者李林甫为陕西京兆（长安）人，《通典》作者杜佑亦为京兆人，汉译“库露真”很可能使用了唐代的长安音。据罗常培（2012:210-214）的拟音，“库”“露”“真”在八世纪的西北方音形式为：

库：《广韵》“苦古切”，溪暮合一去遇，\*k'ɔ

露：《广韵》“洛故切”，来暮合一去遇，\*lo

真：《广韵》“职邻切”，章真开三平臻，\*tɕiɛn

王吉尧（1987:60、69）对8世纪的长安音拟音相同。据尉迟治平（1982:30、31）的拟音，“库露真”在周隋间的长安音已是\*k'olotein。从借译时间和地点来看，我们把“库露真”的中古语音形式构拟为\*k'oloteiɛn，取其唐代长安音应是切近事实的。“库露真”的汉语中古音构拟形式\*k'oloteiɛn与突厥语古音构拟形式\*qordʒɛn的语音对应如下：

突厥语古代音	*qo	*r	*dʒɛn
汉语中古音	*k'ɔ	*lo	*tɕiɛn
	库	露	真

汉语中古音没有后舌根音q，在对译阿尔泰语时，通常选择最为接近的前舌根音k'对译。张铁山（2005:122、128）指出，古汉语溪母k'对应回鹘文k或q，暮韵对应回鹘文o或u。古突厥语“qoƣa”（库车，古龟兹）、“qobuz”（库布兹，乐器）、“qurama”（库拉玛，族名）皆其例。在古代维吾尔社会经济文书中，有不少带qo或qu的人名，汉语多用“库”字音译。如“qobuz”（库卜孜）、“qumaru”（库玛路），例多不赘举。

汉语中古音没有舌尖中浊颤音r，在对译阿尔泰语时，通常选择舌尖中浊边音l对译，古突厥语“tarim”（塔里木）、“hrohan”（呼噜唤，僧职名）即其证。如果阿尔泰语言里r后面没有元音，汉语仍可用来母暮韵的字对译。古突厥语“turpan”（吐鲁番）、“turdi”（都芦梯，职官名）皆其例。突厥语拟声词“kurkur”汉语译作“咕噜咕噜”，“sur”汉语译作“唻噜”，（《词典》1-510、3-119）亦其证。“鲁”、“噜”、“芦”与“露”中古声韵相同，仅声调之别。

汉语中的tɕiɛn和突厥语中的dʒɛn也是对应的。张铁山（2005:125、130）指出，古汉语的章母对应回鹘文的ʧ[ʧ]，真韵对应于回鹘文的in[in]或in[ɛn]，如古汉语“真”被古突厥语借入后音译为“čün”[ʧɛn]，ʧ、dʒ仅送气不送气之别，古突厥语的汉语借词“sɛn”（身）亦其例。（参陈宗振 2014:60）其实，汉语和突厥语对译时，tɕ与dʒ也是对应的。如“珍珠”古突厥语音译为“dʒinʃy”，<sup>①</sup>汉译突厥语的例子如“mardʒan”（玛江，珠子项链）、“ʃyndʒɛ”（春吉，晾制葡萄干的荫房）等。现代突厥语族语言有不少汉语借词，如西部裕固语把“资金”译作“zidʒin”，撒拉语把“襟”译作“dʒin”等，足证tɕiɛn与dʒɛn的语音是对应的。

<sup>①</sup> “珍珠”，古代回鹘文献及《词典》已见。“珍”，知章真开三平臻。据罗常培（2012:210-214）的拟音，唐五代的西北方音形式亦为\*tɕiɛn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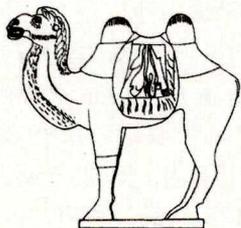
通过语音的历史比较，\*k'oloteiɛn 与 \*qordʒɛn 的语音是对应的，符合两大语系的对译通律，“库露真”借自古代突厥语应是确当无疑的。盖“库露真”本非中原之物，亦为中原罕见，故借用古代突厥语命其名。这也从语言角度印证了它是赠送给回鹘的漆器。

#### 四

在突厥语族语言中，“qordʒɛn”就是“褡裢”，是一种两端各有一囊袋的长条形盛物口袋。基本形制是中间相对开口，两端各有一囊袋，中腰有一段与两端相连的条带，两端的囊袋用来盛物。“库露真”释作“褡裢”，在词义上也是吻合的。褡裢主要有皮制和布制两种，唯皮革适宜涂漆。<sup>①</sup>陈晶（2003:80）据《唐六典》“漆隐起”等漆工艺记载和考古佐证，指出襄贡漆器“库露真”为“皮胎漆器”，实属确论。此物可以肩负或驮载，因经常搭在马背上驮载使用，又俗称“马褡子”。陈晶（2003:75）据《新唐书》称量词“乘”，推测“库露真”为“配在马上用的用具”，亦属可贵。

从考古资料来看，北朝墓出土的陶骆驼背上已见用其载物的情形（图一），简报称“驼身深黄色，双峰间有鞍座和褡裢。”（邱玉鼎、佟佩华 1989:73）唐代墓葬中屡见胡人牵驼佣，驼背上亦见相似情形，如陕西礼泉郑仁墓、河南洛阳安培墓、西安唐墓出土的载物驼佣等。

（李梅田 1999:89）由此看来，至迟在唐代“库露真”已是西域商人常用的载物工具了。今天此物仍是北方民族的常用之物，如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藏有一具“云纹皮褡裢”（图二），用羊皮制成，褡盖饰云纹，用皮绳系扎，长 117 厘米，宽 28 厘米。（贺其叶拉图 2008:158）甘肃夏河拉卜楞寺藏有一具“棉布褡裢”（图三），中腰两侧相对开口，两端各成口袋，无褡盖，长 112 厘米，宽 40 厘米。（王琥 2004:77）



图一 北朝陶骆驼



图二 云纹皮褡裢



图三 棉布褡裢

汉语文献中也有回鹘商人用其载物的记载。南宋“大金通问使”洪皓于建炎三年（1129）出使金国，并将沿途见闻著成《松漠纪闻》，书中记载了回鹘商人用“毛连”载物的情形：

<sup>①</sup> 王世襄（1983:168）指出，“用皮革作器胎，颇具优点：皮革浸软后，取形方便，且无接缝，不易开裂。故各个时代的皮胎漆器为数不少。”如长沙战国墓出土两具黑漆彩绘盾、匈牙利考古学家斯坦因在西陲米兰堡发现的唐代皮甲漆片等（另参王世襄：《中国古代漆工杂述》，《文物》1979年第3期）。或因唐王朝馈赠给回鹘的“库露真”漆器，只是一种精美的国礼摆设，华而不实用，故皮日休讥之为“虚器”、“巧诈”。另，南宋薛季宣《浪语集》卷六：“襄阳库露真，木器涂髹漆。髹漆厚以坚，札去移凡质。蕃戎其不诈？信是真出山。”按，“库露真”宋人已不晓其义，薛诗乃因皮诗而作，木胎“库露真”显然是他的猜测。



回鹘自唐末浸微。……多为商贾于燕，载以囊驼过夏地，夏人率十而指一，必得其最上品者，贾人苦之。后以物美恶，杂贮毛连中。毛连以羊毛缉之，单其中，以头为袋，以毛绳或线封之。有甚粗者，有间以杂色毛者，则轻细。（15页）

清俞樾《茶香室三钞》卷27“毛连”条举此文，谓“今有所谓搭连者，即此物也。”（1385页）洪皓虽未提及回鹘商人如何称呼此物，但从其自注的描述来看，“毛连”与“搭裉”的形制相同，是用羊毛捻线织成的盛物口袋，“单其中”是对中间条带的描述，“以头为袋”指两端的盛物口袋。揆其理据，“毛连”当是毛搭裉的省称，“毛”指质地，“连”是“搭裉”的省称。<sup>①</sup>从文献记载来看，“库露真”出现在唐代的政书和史地书中，这说明除了像皮日休这样的文人知道外，在“土人”的口语中没有广泛流传，这应是宋人已不晓其义的主要原因。有趣的是，洪迈是洪皓的幼子，其父之书应是读过的，但已无法将“库露真”与“毛连”联系起来。

### 参考文献

- [明]陈继儒：《偃曝谈余》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，1483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年。
- [明]杨慎：《俗言》，中华书局，1985年。
- [清]彭定求等编：《全唐诗》，中华书局，1960年。
- [清]俞樾：《茶香室丛钞》（第三册），中华书局，1995年。
- [宋]洪皓：《松漠纪闻》，吉林文史出版社，1986年。
- [宋]洪迈：《容斋随笔·四笔》，中华书局，2005年。
- [宋]欧阳修、宋祁：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，中华书局，1975年。
- [宋]宋敏求：《唐大诏令集》，中华书局，2008年。
- [宋]邢凯：《坦斋通编》，《四库全书子部精要》本，天津古籍出版社，1998年。
- [唐]白居易：《白氏长庆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4年。
- [唐]杜佑：《通典》，中华书局，1988年。
- [唐]李吉甫：《元和郡县图志》，中华书局，1983年。
- [唐]李林甫：《唐六典》，中华书局，1992年。
- A.贾费尔奥格鲁（A.Caferoglu）：《回鹘语词典》（Eski Uyğur Türkçesi Sözlüğü），伊斯坦布尔，1968年。
- B.M.纳捷里阿耶夫等著：《古代突厥语词典》（Древне-тюркский словарь），苏联科学院语言研究所，1969年。
- G.克劳森（Clouston）：《十三世纪前突厥语词源词典》（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-Thirteenth Century Turkish），牛津，1972年。
- 阿布都外力·克热木编著：《维吾尔族民间达斯坦》，光明日报出版社，2014年。
- 阿布里克木·亚森、阿地力·哈斯木：《〈突厥语大词典〉等文献中的粟特语借词》，《西域研究》2006年第

<sup>①</sup> 方龄贵（2001:188-190）列举了元明文献里大量的“搭裉”用例及不同的书写形体，指出“搭连、搭裉、答连、搭连、搭裉、搭联等等已成为一个习见的汉语词，但其来源应是蒙古语。”按，“搭裉”有可能最先从女真语借入。检《满汉大辞典》：“akdaliyan，搭裉，旧作daliyan。”（19页）“daliyan，搭裉。”（668页）《鄂汉词典》：“dalenj，搭裉，马搭子。”（109页）《蒙汉词典》：“daliñ，搭裉，马搭子。”（1133页）《达汉满蒙词汇》：“dalién，搭裉，daliyan，daliñ。”（51页）以上资料说明，“搭裉”是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和蒙古语族语言的共同词，女真语中也应该有“搭裉”称呼，而且满语的前身是女真语，满汉“搭裉”的语音形式更为对应。依据“毛连”推测，金统治下的北人应该从女真语中已经借入了“搭裉”一词，并在口语中出现了省略情况。因此，“库露真”与“搭裉”同物异名现象的出现，是汉语两次从不同语族语言借译的结果。





3期。

- 阿布里克木·亚森：《古代维吾尔文献中的古代伊朗语借词》，载《突厥语文学研究》（张定京等编），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，2009年。
- 阿布里孜·牙库甫等编：《维吾尔语详解词典》（维文版），新疆人民出版社，1999年。
- 阿迪力·穆罕默德：《麦盖提历史文化》，新疆大学出版社，2008年。
- 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波斯语教研室编：《波斯语汉语词典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81年。
- 陈晶：《解读“库露真”》，《考古与文物》2003年第2期。
- 陈宗振：《〈突厥语大词典〉中的中古汉语借词》，《民族语文》2014年第1期。
- 陈宗振等：《中国突厥语族语言词汇集》，民族出版社，1990年。
- 杜·道尔基：《鄂汉词典》，内蒙古文化出版社，1998年。
- 方龄贵：《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》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，2001年。
- 耿世民、李增祥编：《哈萨克语简志》，民族出版社，1985年。
- 耿世民：《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》，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，2005年。
- 耿世民：《回鹘文〈玄奘传〉第七卷研究》，《民族语文》1979年第4期。
- 故宫博物院：《五体清文鉴》（影印本），民族出版社，1957年。
- 海木都拉·阿布都热合罗主编：《维吾尔语外来词详解词典》（维文版），新疆人民出版社，2001年。
- 汉维词典编委会：《汉维词典》，新疆人民出版社，1974年。
- 贺其叶拉图、哈斯其木格：《蒙古民族鞍马文化》，文物出版社，2008年。
- 胡毅：《中国柯尔克孜语南部方言及其特点》，载《新疆民族语言文学论集》，新疆大学出版社，2001年。
- 雷凡：《维吾尔语中的常用波斯语借词》，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，2011年。
- 李梅田：《唐代陶瓷中的外来文化因素》，《中原文物》1999年第2期。
- 李树辉：《突厥语历史音变的五条基本规律》，《民族语文》2005年第1期。
- 李增祥：《突厥语概论》，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，1992年。
- 罗常培：《唐五代西北方音》，商务印书馆，2012年。
- 罗竹风：《汉语大词典》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，1990年。
- 麻赫默德·喀什噶里：《突厥语大词典》（汉译本），民族出版社，2002年。
- 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教研室：《达汉满蒙词汇》，油印本，1974年。
- 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教研室：《蒙汉词典》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，1976年。
- 潘天波、胡玉康：《“库露真”名实新释》，《文化遗产》2013年第6期。
- 邱玉鼎、佟佩华：《济南市东八里洼北朝壁画墓》，《文物》1989年第4期。
- 唐刚卯：《“库露真”与“襄样”——唐代漆器研究之一》，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》第17辑，武汉大学出版社，2000年。
- 王琥：《中国传统器具设计研究》（第四卷），江苏美术出版社，2004年。
- 王吉尧：《从日语汉音看八世纪长安方音》，《语言研究》1987年第2期。
- 王世襄：《中国古代漆工杂述》，《文物》1979年第3期。
- 王世襄：《髹饰录解说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83年。
- 王双成：《满汉大辞典》，辽宁民族出版社，1993年。
- 尉迟治平：《周隋长安方音初探》，《语言研究》1982年第2期。
- 姚律：《关于唐代“西蕃”一词是指称吐蕃还是回鹘的再讨论》，《敦煌研究》2011年第1期。



- 伊朗·阿米德：《阿米德词典》(Amid dictionary)，阿米尔卡比尔出版社 (Amir Kabir Press)，2005年。
- 伊朗·德胡达：《德胡达词典》(Dekhoda dictionary)，德黑兰大学出版社 (Daneshgah press)，2012年。
- 张铁山：《回鹘文献语言的结构与特点》，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，2005年。
- 赵明鸣：《〈突厥语词典〉的基本元音系统及其元音和谐研究》，《民族语文》1997年第2期。
- 赵明鸣：《〈突厥语大词典〉语言研究》，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，2001年。
- 赵相如、朱志宁编：《维吾尔语简志》，民族出版社，1985年。

**[Abstract]**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eaning and origin of *Kuluzhen* 库露真 in Chinese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Tang dynasty. It is proposed that *Kuluzhen* 库露真 has been borrowed from the ancient Turkic language in that the reconstructed Chinese sound form \*k'olotɕiɛn matches the reconstructed Turkic form \*qordʒɛn, and the meanings of both forms agree with each other.

**[Key words]** *Kuluzhen* 库露真/库路真 \*qordʒɛn Turkic language loanword *dalian* 褡裢

(通信地址：010070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)

【本文责编 木再帕尔】

